

S - n - o - w

Snow
Hunters

by
Paul Yoon

H - u - n - t - e - r - s

异乡人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CS

博集天卷

[美] 保罗·尹——著 胡绯——译

Snow
Hunters

by_
Paul Yoon

异乡人

[美] 保罗·尹——著 胡绯——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异乡人 / (美) 尹 (Yoon, P.) 著; 胡绯译.
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4.7

书名原文: Snow hunters

ISBN 978-7-5404-6790-6

I. ①异… II. ①尹… ②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29451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18-2014-108

SNOW HUNTERS

Copyright © Paul Yoon 2013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, LLC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上架建议: 外国文学

异乡人

作者: [美] 保罗·尹

译者: 胡 绯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
策划编辑: 马冬冬

特约编辑: 刘 箬

版权支持: 文赛峰

营销支持: 尤艺潼

装帧设计: @broussaille私制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05千字

印 张: 7

版 次: 2014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6790-6

定 价: 32.0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献给

劳拉

我心之所属

我看见树中有树
拔地而起，变幻万千
枝叶如魔魅

——克里斯汀·威曼

孩子们在林间
一个跌下来
被另一个稳稳接住

——迈克尔·翁达杰

目录

1 *The first chapter* 炎热的国度

他还习惯这个炎热的国度。此地正值夏季，他不知道这地方哪儿有阴凉的角落，除了夏天是否还有别的季节；他也不知道，如果行程够快够远，是否便可一路经过春夏秋冬。

21 *The second chapter* 又一年安好

他醒来发现门上挂着一只服装袋。打开袋子，里面是一套新衣服，由沙色棉布制成，卡片上写着日语：“又一年安好。”

35 *The third chapter* 沉痛的回忆

他不再记得那一张张脸，只记得零星碎片。他们究竟去过哪里，究竟如何受伤，他自己究竟让谁入了土，谁又活了下来——岁月无法挽住这一切记忆，只留下了残迹。

47 *The fourth chapter* 同为异乡之人

桑蒂曾经在小镇到处找人，问他们是否是他的爸爸妈妈。男男女女一个个低头看他，要么一头雾水，要么乐不可支，要不然就满心难过：那孩子正举起手让人握呢。

63 *The fifth chapter* 遥远的过往

有那么一会儿，他还是当年模样：青葱年少，在当年那个国家，当年那个港口，正将旧日抛到身后，却说不好的过去是否会如影随形，跟他远走天涯。他记得当时身体一个劲儿发抖，压根管不住；记得当时在踏板上迟疑，一个人孤立水上，仿佛悬在岸与船之间。

73 *The sixth chapter* 温柔的相遇

他等着，尽管他不再确定自己在等什么。双腿越来越沉，两手牢牢插进草地，他想象自己渐渐沉没，坠入黄土之下，直到大海将他吞没，不留一丝踪迹。他想知道，那时有谁会注意到他不见了踪影，谁会想念他这个人？

85 *The seventh chapter* 雪人

鹏在战俘营里几乎没怎么笑过，所以亚汉会记住那个笑：当年夏夜，在重重绷带后，鹏所重温的是怎样的旧日回忆？握着一手扑克牌，用指尖拂过牌面，好似拂过一件了不起的宝物时，鹏所遭遇的是怎样的片刻、怎样的故事？

93 *The eighth chapter* 切切的思念

其后的岁月中，亚汉常会想起这一夜：为什么自己当时没去找师父呢？为什么只是躲在门帘后，从一条缝里凝望那一幕呢？为什么不久后便转了个身，回屋躺到床上，却又无法入眠？

107 *The ninth chapter* 与往昔作别

不过区区一处，同一所宅邸，同一片土地，历经了何等沧海桑田。这片热土曾有过多少芸芸众生，无论其生命如何短暂，曾有过多少善意，又有过多少歧视，真令人惊讶，对吧？

119 *The tenth chapter* 冬季已终

那是亚汉见到鹏的最后一眼。在那疯狂的几秒钟里，身边众人一窝蜂向高高的河堤疾奔，他却无法动弹，只是立在那儿，双腿牢牢地沉入流水，诸般喧嚣好似光影般从他身上拂过。

129 *The eleventh chapter* 都是孤独的人

他不知生命怎会消逝：怎么可能？生命怎会在刹那湮灭，你竟来不及最后一次打开那心扉，来不及最后一次触碰那只手；怎会有那么一天，世上再无人想要探究他的前生后世。

141 *The twelfth chapter* 无言之爱

站在父亲的工棚中，他对父子亲情心下了然：他们这份父子情中，甚至有几分温柔：天知道，父亲对他一直那么好；天知道，默默无言中也曾孕育着某种父子情。

153 *The thirteenth chapter* 回不去了

而他心下明了：终有一天，自己将再也无法一滴不漏地挽住往昔。逝去的岁月将渐次剥离，松开，溜走，终有一天仅剩只角片瓦可供捡拾——一缕气息，一个手势，抑或一句话语。

165 *The fourteenth chapter* 在他乡

有些日子，他笃信人生至此绝不会再掀波澜。他已来到此地，停留其间，开创了新生，掀开了另一页。

177 *The fifteenth chapter* 希望与新生

他希冀无论身在何方，他们的生活终归是所希望的模样。

185 *The sixteenth chapter* 那声音曾经叫过他的名字

他开始四下里找她，却不知从何找起；他将小镇翻个底朝天，要寻一个已经五年未见的人。或多或少，他说不清自己寻觅的究竟是谁，他回想着她当初的模样。他探望佩谢——说不定佩谢跟她见过面呢。可是守园人对此只字未提，亚汉也就没有吭声，把她的裁缝铺之行默默揣在心中。

199 *The seventeenth chapter* 世界温柔顿生

世界温柔顿生，不再张牙舞爪。他们发现几扇还亮灯的窗，指了一扇又一扇，想象着众生百态；他想象千万扇窗口后的人，他们谱就了他生命中的某一乐章，他们一直置身千家万户，在离他不远处。

205 *The eighteenth chapter* 心之所属

她又划一桨，停住手一动不动。他们随舟离城而去，他望见她站起了身。她举高双臂保持平衡，迈步向他走来，一步步走过了独木舟，在暮色降临、万家灯火亮起之时。

他还习惯这个炎热的国度。此地正值夏季，他不知道这地方哪儿有阴凉的角落，除了夏天是否还有别的季节；他也不知道，如果行程够快够远，是否便可一路经过春夏秋冬。

那年冬日，他在一场雨中抵达巴西。

他走的是海路，货船上唯一的乘客。天气在旅途最后几天暖了起来，他说起此地居然无雪，船员们哄堂大笑。他们正在把鱼往甲板上扔，讨个吉利——船员们总这么干，而他在一旁打量。鸟儿们时而在风中翻飞，时而一头扎进碧波。他在等船靠岸，此前他还从未见过大海，从未经历过这般远航；他名叫亚汉，二十五岁。

他身穿一件灰色旧西装，有点大了；头戴一顶窄檐帽。这套原本不是他的衣饰，是在战俘营时别人给的，后来，年轻护士——那位美国女郎取出他原来穿的军装小心叠好，尽

管军装已又旧又破，不再像个样子。

他记得她双肩单薄，阳光晒黑了她的玉颈。女护士对他很好，多年来一直如此。但他未与她辞别，倒是辞别了警卫和医生。这两拨人在狭长地带的帐篷下站成一列，那方天空总是低沉辽阔，时时有风刮来，带着土壤、疾病的气息，以及附近农场里牲畜的动静。他被护送到一辆联合国安理会卡车的后厢。前一晚刚下过雪，他离开的那天却颇为晴朗。

那片旷野上有许多帐篷；还有屋棚、围墙、塔楼和人群。他仰靠着卡车，掩映在一闪而逝的树影下，身上的西装质地柔软，有股库房的霉味。这味道对他来说倒挺新鲜，算不上多糟糕。远处有人遥遥挥手，他闭上眼睛，想着城堡。

人们还给了他一个帆布包，里面装着备用衬衫和长裤，还有一封信，写有他的住处和工作。他把信收在夹克口袋里，掖在叠好的手绢后面。

时近破晓，航船已快抵岸，雨就下了起来，慢腾腾、轻

飘飘，于是众人都待在了甲板上。亚汉感觉雨滴轻叩帽檐，沿着肩膀不见了踪影。眼下他已经长出了胡须，双眼被海风刮得又干又赤，头发剪得挺短。在战俘营，他留的就是这种发型，护士动不动给他剪发，瞧瞧有没有长虱子。

他已经能够望见岸边。第一眼望去活像一片云，随后轮廓渐渐分明，变了个模样：他望见屋顶上铺着的砖瓦，望见石块、刷得白生生的墙壁，随着崇山峻岭起伏伏。

眼前出现了港口，接着是支支桅杆和片片船帆，轮船散发的烟雾在其上高高升起。码头上隐约有些动静：下船的乘客、接人的人群，还有卸货的工人。

碧波之上，小城渐露身影。他们的船进了港口，小心翼翼地贴近码头，大海的静谧悄然退去，众人眨眼间被嘈杂包围：对话声、引擎声、绳索紧勒滑轮的声音。商贩们聚在码头上，抬头张望所有的船只，挥着胳膊，高举起兜售的货物。渔民卸下船上的货，庄园主们则准备向西远行，巡查自家的农场和访查租户。

他念了念这个国家的名字，然后又念一遍。

船靠了岸，他帮着人们卸下货物。空气中有股机油烟味

和鱼味。雨一直没有停，一名水手——年纪最老的那个——给了他一把伞，是木柄的蓝伞。

水手耸耸肩，咧嘴笑着开口：“是那孩子给的。”边说边抬手向船上指去。亚汉觉得自己望见了一抹身影：先是一丛发丝，随后一条浅色围巾在空中飘过。她的身后跟着个小男孩，边跑边招手，亚汉遥遥听见女孩的声音，那般娇柔婉转、气定神闲，仿佛风筝飘向云端，是另一种语言陌生的节奏。

他停下脚步，仿佛期待着什么。但两个孩子一晃不见了踪影，他说不清自己是否见过那两个人，是否听到过他们的声音，也说不清自己是否弄懂了水手的话。除他以外，船上没有其他乘客——别人是这么告诉他的。

“祝你过上好日子。”水手说道。亚汉跟全体船员握手道别，闻见他们身上大海和煤油的气味。这些人曾与他共度一个多月，在船上想着法儿地与他做伴，教他打牌，把香烟分给他抽。对于这个刚刚抵达的国家，水手们知道得不多，但也一股脑告诉了他。

水手都是南朝鲜人，战时曾在海军服役。有几个傍晚，趁着天气越来越暖，他们聚在甲板上共饮一瓶酒，跟他讲起了海战。但过了一会儿，他们一个个互相对望，又望望亚汉，纷纷陷入了沉默。水手们转头谈起自己的生活、成家立业，谈起他们已经在运货这一行干了一年了，还谈起他们如何移居到日本——那儿能找到更多的活儿干。

“那儿能娶的女人也更多。”一个水手边说边走到甲板边上。他手握着众人刚刚共饮的酒瓶，先塞进去一根长引线，又用火柴点燃，将酒瓶扔进夜色。光亮映照着他的手，那天空中瞬间耀目的光华，那一眨眼间的爆炸，亚汉并未让众人发现他的身体对喧闹有所反应：水手们正冲着众人穿越的茫茫黑暗放声大喊呢。

眼下到了码头，才过了一个月，亚汉已经舍不得与他们分开。他在水手身边徘徊，看他们把货卸完。但已经再没有什么话可说，于是他最后一次望望他们，挥手道别。

他离开港口向陆上走去，躲在一把新伞下，沿一条窄路迈进一个遍布公寓和商店的街区。现在只剩他孤身一人，他